

向北可称小北京，向南堪比小苏州

今天的张秋主街是一条柏油路，两侧是仿古街。旧时张秋古镇绝非此等景象。相传宋元年间，张秋镇原称“景德镇”，与江西瓷都齐名。

据说明清之时，张秋人口已达百万，与聊城另一漕运重镇临清合称“临张”，民间更有“上有临张，下有苏杭”的美誉。还有文人送来雅号，张秋向北可称“小北京”，向南堪比“小苏州”。

不过，以前张秋镇曾有一个小名，叫涨秋。说的是每逢秋季，此地必定涨水。

历史上，每次被水“冲泡”，张秋镇总要换些面貌。比如季札挂剑台就被洪水所淹，从此少了几分历史底蕴。

再说当地闻名的“戊己雄峙”。相传戊己山是当地一座名山，可历经多场洪水之后，如今只剩下不足几丈高的土坡，空剩下“戊己山”三字石碑。

明弘治七年，运河决口，涨秋镇惨遭淹没。之后，涨秋镇地方官为图吉利，便把涨秋更名为“安平镇”。明末又改称张秋镇，为的是去一去当地的水。

张秋镇数百年兴衰的历史，和京杭运河息息相关。张秋是江南腹地连通京城的运河必经之路，元代运河连通，古渡口张秋数百年的商贸繁华就此启幕。江南所产竹木、柑橘、稻米、桐油、丝绸、茶叶等，在此卸船，再由陆路运销山西、陕西及本省各地，而张秋周边所产乌枣、阿胶等土特产及手工制品，甚至产自山东沿海的海盐，也由此装船，运往南方各省。

张秋镇上的街道名无不与商业相关。如柴市街、果市街、纸店街、针线街、竹竿巷、针市街，街道名也乃集市名，各路商贾来此，按名寻市便可。

兴盛之时，张秋城墙高两丈有余，有城楼四座、水门四座，南北运河水关两座，每关各有两艘战船封锁。

繁华不再，炖鱼的滋味还在

财富旺地，自引得商贾名家聚集。

在张秋镇，商贾名流素有“南常，北孔，当垫儿高”的顺口溜，说的是论地富有常家，论文渊则有孔家与高家。

可惜张秋因水而兴，后来也因水而衰。

由于近代黄河洪灾连年，出海口改道，导致运河堤坝决口，河床阻塞，整个京杭运河彻底废弃。昔日的河流枢纽反成为闭塞一隅。

数百年的繁华落幕，小镇回归最平凡的颜色，幸好，一方水土，留下了一方滋味。

昔日张秋小镇要满足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的胃口，一定要有佳肴美食伺候。

到如今，余丸子、五更炉熏鸡、高唐布袋鸡、尹阁下凡肉、羊控子、水爆肚、张秋炖鱼等名吃仍然能勾得人食指大动。其中肉弹骨酥的张秋炖鱼，最有来头。

“泊船在此为一锅”之说何来？说的就是这一锅炖鱼的香。

不过，虽居于运河之侧，张秋炖鱼选料却绝非运河里的鱼，而是东平湖里的鱼。东平湖水比船来船往的运河水活泛、清澈，因此，鱼儿的味道也好。

张秋炖鱼的创始人张九奇原是东平湖人，清末兵荒马乱年间，和妻子带着俩闺女，一路逃荒要饭来到张秋落脚，在南门口卖炖鱼、炸鱼、炸虾。后来，张九奇两个闺女一个嫁给郭家，一个嫁给了夏家。张秋炖鱼的手艺，从张九奇手中传到在他家做工的张建国的先祖手里。

“先把鱼炸两遍，骨头都是酥的，再炖一下，味道全进去了。炖鱼，溜鱼，糖醋鱼，我能做出二十多种。”张秋炖鱼传人张建国笑称，这门手艺外地人吃不到，只有本地人能享到这个口福。

传说的是故事，也是传统

要说数百年繁华给张秋积淀了啥，儒释道自不必说，仅仅张秋镇上文庙及书院、书局、寺庙、观祠就有十处，还不算戊己山、挂剑台这些名人遗迹。特别是繁盛时留下的庙宇，更值得一提。

张秋曾是徽商与徽家班进京的驿站，山陕客商在此亦有会馆。

今日张秋古城中，仍存留关帝庙与山陕会馆旧址。会馆建筑形式为四合院，坐北朝南。建有正殿三间，东西厢房各两间。大门与戏台叠为上下两层。上层为戏台，下层为大门，大门前脸有石匾“乾坤正气”。

山西人敬重关公，“关公讲义，自古商贾往往见利忘义，商贾们自是希望扭转人们心里的丑印象，才每经一地都请来关老爷，作为主神。无论是商讨一些商业情况还是听戏，都需要祭祀关公。”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博士郑民德说。

今时今日的张秋，农历腊月二十三那天，家家户户吃完早饭，都会贴上木版年画，给灶王爷汇报年余，再给财神、天神爷供上新馍。而到了四月初一，张秋镇上几万口男女老少，都会到戊己山疯子坟任大仙那里拜一拜。

相传，任大仙是当地一位道士，不仅会分身法，还经常救助贫民。同乡认为他是仙人，对他特别尊重，从此“仙声大振”。于是，达官贵人们纷纷慕名而来，找他聊天。任大仙对此很烦，就在张秋一座庙里升天了。

旧时十里八乡的百姓都把任大仙的庙当成买货易物的大集。如今小镇上到处都有超市，但大伙儿仍然喜欢赶集，不为采买，更像张秋老百姓们一年一度的欢庆。

每年，张秋的男女老少不光要拜任大仙，还要一起去贤惠奶奶庙，送子奶奶庙，还有眼光奶奶庙。

聊城大学博士吴欣感慨，这些未必可信的传说，却成为存留于民间的传统与社会信仰，仍在乡里发挥作用。

有顺口溜云：“一望阿城六七级，再过景阳四五坡，东昌府南运河侧，北京景德泊一锅。”

话说这商贾之渡，必有繁盛之埠，史上京杭运河流域中的古渡口——聊城张秋镇便是其中之一。武松在景阳冈打过虎，蒲松龄来此骑过毛驴，顾炎武在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中，笔赞张秋是闻名遐迩的“山东三镇”之一。

而今日的张秋已不复当年，盛世时的口碑只在历史中回味，数百年兴衰，都随一条运河缓缓而去。

文/片 本报记者 张榕博 王传胜

一条运河贯穿数百年兴衰

小镇张秋的春与冬



明清时期乡镇不应有城隍庙，但旧时张秋“无郡邑之名，而有郡邑之政焉”，因此在镇子西北一隅建了座城隍庙，数百年后的今天，却已破败不堪。

民间有高人

追故事的老爷爷

本报记者 张亚楠

王可太，1950年生，成长于潍坊高密峡山区。小时候与鱼虾、螃蟹、蚂蚱作伴，在砚阜山下、潍水之滨度过无忧无虑的童年。

年轻时的王可太从农民转为人民教师，教了20年语文，又走进县政府办公室，成为国家干部。九年前，退休后的王可太想起了小时候听父母讲述的玉皇大帝成长传奇、八斤狸猫降伏老鼠精的种种传说，越想越觉得有趣。但年代久远，很多故事的细节残缺，于是，他踏上追寻故事的旅程。

他回到年逾八旬的父母身边，听他们讲故事。他骑上自行车，带着干粮，到潍河两岸的村镇走访年长者，探寻峡山潍水地带的神话传说、风土民情、名人轶事、人文典故、方言谚语。

一去少则三五天，多则十来天，采访完成后，他便骑车回家，埋头写书。孙子、孙女交给老伴儿照看，老友牌局从此不见了他的踪影。2006年，他花了两年时间，将文章集结成《峡山潍水文化撷趣》一书。

《峡山潍水文化撷趣》像一桌五颜六色的茶点，随便捡起一块小糕点放进嘴里，都是一股甜甜的趣味。

书中一开始，王可太就讲述了峡山地区除夕夜“唤神牛”背后的渊源。大年除夕，夜幕降临，潍河流域村落里的老百姓都来到村头或村里的中心大街上放鞭炮、燃香纸。鞭炮放完，香纸燃尽，各家老人便领着自己的孩子，高声呼喊着“喵——来——”往家走，这一声声呼唤的就是神牛。

这背后是神牛和潍河河神斗争的故事。潍河河神是个坏蛋，经常兴风作浪，一年必吃72条人命。尤其是夏秋两季，经常发大水淹没庄稼和房屋。玉皇大帝为了拯救百姓，派下一头神牛，每当河水上涨，神牛就来喝水，从此水灾不见了。但是好景不长，恶习不改的河神勾结上游的一个大地主，设计陷害神牛，他们把很多麦糠撒在河里。神牛用力喝了一大口，被水中的麦糠呛着了，好不容易吐了出来，却再也不能喝水了。河水越涨越高，神牛也被淹没并被冲走。潍河岸边的人们想着为民除害的神牛，总希望它有一天再回来。因而，每年除夕夜，大家都会自发地呼唤神牛。

王可太希望这些故乡风俗流传下去，同时，作为一个有着20年教龄的语文教师，他希望为家乡的孩子们提供一份有趣的文化读物。

王可太说，很长时间以来，学生们学习语文的兴趣普遍很低，主要是贴近他们生活实际、让他们喜闻乐见的书籍太少，乡土文化方面的书根本没有。写书的时候，王可太时时想着要把故事讲得有趣，让孩子们喜欢。

三年前，受朋友鼓励，他又把部分传说编写成电视剧本，在他的剧本里，玉皇大帝在凡间是个名叫遇娘的苦孩子，他有疼他的舅舅、心肠毒辣的妯子。将来，王可太还要跟儿子学习制作动漫，他希望，有一天将这些想法都变成现实，让孩子们了解并喜欢上家乡的传说。



王可太